



榮譽院士金聖華教授讚辭

香港作為全球中西文化交匯的最重要都市之一，有幸擁有龐大而優秀的翻譯隊伍，甚至其中有舉世知名的專家。此等成就全賴上世紀七十年代各大學開始設立翻譯專業課程。今天的香港翻譯界碩果累累，金聖華教授實在功不可沒。金教授孜孜不倦地為翻譯界作出重要貢獻，我們應向金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禮。

金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最為人熟悉的學者之一。她於崇基學院英文系完成學士課程後，赴美完成了碩士課程，之後再赴巴黎，於巴黎索邦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金教授於一九六五年返回中大執教，一九七二年中大創立香港首個翻譯系，金教授為創系成員之一。金教授在一九九三至九八年間擔任系主任，在她的領導下，翻譯系蔚然成為大學最為人稱道的學系之一。

歷年來，中文大學翻譯系為香港翻譯界造就了不少頂尖人才。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已經成為全港大學考生最受歡迎的學系之一，吸引了成績最優秀的學生報考。在翻譯系裡，世界著名學者與各成員同心協力、努力不懈地拓寬學術研究領域，深化學術研究。

金教授不光是聞名世界的翻譯家，還是一位廣受讀者愛戴的著名作家。金教授的翻譯作品繁多。她是翻譯康拉德(Joseph Conrad)、厄普代克(John Updike)、麥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及布邁恪(Michael Bullock)的權威翻譯家。金教授學術方面及其他範疇，著作也甚多，其中《傅雷與他的世界》更是一部不朽巨作。

金教授誨人不倦、育人無數，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取得豐碩成果，還承擔翻譯系的領導工作，為作育英才以及大學事務勞心勞力。金教授從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一年，擔任文學院副院長，又從一九九二至九五年及從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五年出任大學校董。她更為大學擔任讚辭撰寫人。我最近才發現，這是一副多麼沉重的擔子啊！一直以來，她盡心盡力為新亞書院服務，推廣書院的文化活動，身體力行，傳承新亞書院的卓越創辦人錢穆先生當年創校的宏願。

金教授在二零零五年退休時，大學校董會一致贊成尊她為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此名銜對她來說確是實至名歸。金教授雖然已功成名就，但退休後仍然心繫翻譯系，熱心參與系中的學術活動及推廣翻譯和寫作藝術。

無可置疑的是金教授對中大甚至香港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不愧為眾人的模範。我們不妨思考一下，為何她會如此傑出？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金教授和我一同出任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因此我有幸與金教授共事至一九九七年，完成了審查香港法例匯編的所有條例及附則的中文草稿。

在長達七年的漫長歷程中，我們在星期六上午經常要開會。那時候，我才領略到翻譯以十九世紀英語寫成那麼枯燥乏味的法律條文，原來可以如此引人入勝！我原本以為我們的工



作只是尋找與英語條文相對應的中文詞彙，但金教授以她對語言文字的敏銳觸覺及無窮無盡的追求和熱誠，令大家深信自己其實是在創造一套新的法律語言。審查這份草稿，我們一方面不可詮釋原來的條文，因為那是法庭的職責，另一方面又必須用我們常用的中文詞彙，把意思完善貼切地表達出來。

至今我對與金教授一起在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服務的光景仍是深銘於心。金教授有能力把原來平庸枯燥的翻譯工作變成一席趣味盎然的知識盛宴，幾小時的會議往往覺得一剎那就過去。現在，在香港法例匯編的中文文本中，我們能深深體現到金教授對語文的嚴格要求。金教授銘刻於香港法律文本中的深遠影響，同樣地她的高尚品德與專業精神烙印在每個人的心裡。

金教授執教翻譯碩士課程已有四份之一世紀之久，其中最令人稱譽的是「翻譯工作坊」。她要求每位學生必須選譯一篇有相當長度的作品，該作品不但會由教授評論，也由同學互相評論，切磋砥礪。金教授桃李滿天下，其門生都是我們社會中頂尖的雙語人才。其中一位畢業生生動地總結了金教授對翻譯的態度：「文字優雅，目標清晰，明瞭內容，表達力強，心繫讀者」。

她另一高足認為金教授絕對有資格以「博學多才、精通譯事」為傲，但她卻「端莊蘊藉，詠絮才高」。對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為譯事開闢了康莊大道的先驅，這樣的描述真是非常貼切。她從不會自稱自讚，但她的成就卻是有目共睹。

如果想更適切地表揚金教授的成就，我們還應看看她個人對翻譯的態度。在她的著作，《齊向譯道行·序》中，她如此寫道：「原來翻譯好比做人，譯道恰似人生，沿途雖然曲折迂迴，崎嶇不平，但山陰道上，卻也時有百花爭艷，千巖競秀的旖旎風光，因而使先行者勇往直前，後來者絡繹不絕。」

這樣追求卓越的態度實在是值得我們互勵！

金聖華教授是一位傑出的翻譯學家，德才兼備的學者，深受中大同仁敬愛，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金聖華教授。

此讚辭由梁定邦資深大律師撰寫（並在此鳴謝金嘉倩女士的協助）